

## 第四十七章 海棠春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苦味入鼻，肖恩緩緩醒了過來，用一種很莫名的神色望著他，很艱難地說道：“我相信，陳萍萍一定對你很失望。要殺就殺，要放就放，像你這般反複的，將來如何能成大事？”

範閑滿臉無謂說道：“別人都以為我會殺你，我偏不殺你，反複怕什麼？隻要故事的最後能夠獲得我想要的信息，我很開心做一位反複小人。”

話雖如此，他依然緩緩垂下眼簾，知道對方是利用了自己的好奇心，明知道對方心中有一個連北齊皇室，一代宗師都感興趣的秘密，如果就此殺了對方，實在是有些不甘心。

此次誅殺肖恩的計劃，沒想到就毀在一個莫名其妙的秘密，和一個名其妙的村姑身上範閑卻沒有半分鬱悶，他從小就已經學會了忍受和接受計劃與變化的不協調。

半晌之後，他忽然微笑著說道：“如果我把莊墨韓抓來威脅你，你會不會吐露那個秘密？”

肖恩緩緩抬頭，喪失了神采的雙眼裏略有一絲震驚，似乎沒有想到麵前這個年輕人，竟然知道自己與一代大宗莊墨韓是親兄弟。

“婁然，像你這種老毒蛇，一心隻為自己死活考慮的人，估計不會理會莊墨韓，雖然他為你做了很多事情。”範閑繼續用那種壓迫感十足的微笑看著對方，忽然間他心頭一動，冷然說道：“所以日後有機會，我希望你能夠將這個秘密告訴我。不然如果我自己弄清楚了...神廟的秘密後，我會親手殺死莊墨韓！”

神廟？神廟！

接連兩次衝擊，肖恩的喉嚨裏發出一絲嘶啞的聲音，抬起虛弱的手臂指著範閑，滿眼震驚，似乎想知道對方是如何知道自己保守的秘密和神廟有關！

範閑滿足了肖恩的好奇心，輕聲說道：“這個推論是建立在對陳萍萍的信心上。你說陳萍萍連你保守的什麼秘密都不知道。那就簡單了，我相信這整個天下，陳萍萍不知道的，就隻有神廟的事情而已。”

“既然你心裏有這個大秘密，那我會保護你不被海棠殺死。”範閑微帶嘲意說道，不由想起了那個蒙著黑布的叔叔，心想隻要將來五竹叔的記憶回複了，去神廟不跟回家似的？

這隻是他自己的心理活動，但此時依然不能再殺肖恩。一方麵是因為海棠在附近，這件事情很難再用鎮外的突襲作借口。另一方麵是，因為母親的緣故。範閑真的很想知道神廟在哪裏，而且那該死的五竹叔，似乎永遠沒有找回過去的那一天。

下了馬車之後，範閑有些疲憊地將殘餘的半枝迷香收好，安排使團裏的醫師上馬車給肖恩療傷，他閉目良久，然後召來高達，做了個手勢。半晌之後，聽著馬車裏傳來兩直抒己見悶響和淡淡的血腥味道。

範閑再次上車。對著滿臉陰毒的肖恩靜靜說道：“既然你敢逃，我又舍不得殺你，那隻好打斷你一雙腿做為代價。我不是陳萍萍，你的所謂秘密對於我來說，並不是飯菜裏的辣椒般不可暫缺，如果你想用自殺來威脅我，請自便。”

“不過近鄉情怯，想來你此時也再沒有自殺的勇氣。”說完這話，他微笑著下了馬車。

肖恩看著自己膝下折斷了的雙腿處滲出的鮮血，眼中露出了淡淡憂色，知道這位年輕的監察院將來一定會成長成為南方很可怕的角色

他看著正午陽光下的營地，想到自己一手策劃的計劃實在談不上圓滿，而且橫生出一個結著荒唐果子的枝節來。還好趁肖恩心神震怖的機會，在迷香的幫助下，證實了對方心中的秘密究竟與神廟有關，不然僅僅是與師自然的海棠結下了不可解的仇怨，這個計劃都會顯得太不劃算。

遠處，黑騎駐地不停傳來馬兒們暴噪不安的嘶鳴聲，範閑眯眼看著那邊，知道自己布在草甸上的毒開始起作用

了，揮手招下一名虎衛，讓他去黑騎那邊傳令。

“有母馬的話就好辦，如果實在不行，那就整些清水，大量地衝洗。”

虎衛領命而去，範閑微微一笑，轉身上了司理理的馬車。他有些頹然無力地倒在椅子上。說來奇怪，麵對著這個女子，明知道去年的時候對方還是想殺死自己的主謀之一，但他依然覺得無比放鬆，似乎這車廂裏的淡淡幽香，已經在習慣的作用下，成了某種安神寧心的上好藥材。

司理理替他將滿是血汗的衣裳取了下來，下心地用溫水替他擦洗著，毛巾從範閑\*\*而勻稱的身體上滑過，微熱微燙。

“你見過海棠嗎？”範閑閉著雙眼，忽然問道。

司理理碌頭微皺，似乎在回憶當年在北齊皇宮裏的生活。

“苦荷的女徒弟。”

司理理恍然大悟：“你說的是朵朵？”

範閑皺了皺眉：“我今天遇見她了。”

接著將今天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，皺眉說道：“原以為會是個仙子一樣的人物，誰知道竟像是個村姑，她說話的神情，叉腰的動作，真看不出來是位極強的高手。”

“朵朵不是尋常人。”司理理微感擔憂地看了他一眼，“她自幼癡迷武道，至於什麼詩詞書畫，根本不感興趣，倒是在苦荷國師的齋院之中，開了一片菜地，天天除了練武之外，就是種菜植花。”

範閑微怔，心想這等做派倒和那位靖王爺挺像的，心裏猜到了那位海棠姑娘為什麼會過那般生活，苦荷一脈的武道修行，走的是天人合一一派，講究的便是親近自然，海棠既然擁有修行的天才，自然會天天躲在菜園子裏，看來那身村姑打扮，倒不是刻意扮出來的。

“你小心些，她很厲害的。”司理理打趣著範閑。用幹毛巾將他身上的水漬蘸幹，說道：“估計你今天差點兒就回不來了。”

當時的情況地確就是那個樣子的，但範閑卻挑了挑眉頭，帶著一絲怪怪的笑容說道：“雖然我武道修為不如她，但真正戰起來...我想，她這個時候，估計會比我難受多了。”

司理理微笑望著他，說道：“進了北齊國境，如果海棠妹妹前來殺你。我可不會替你說話的。”

範閑笑著搖搖頭：“進了北齊國境，她如果敢來殺我，我就脫了衣服讓她殺個幹幹淨淨。如果她不怕引起兩國之間戰爭的話。”

他忽然看著司理理那柔嫩的身子。想到了花舫上的那一夜，想到了那次自己用過的藥。不免又想到那個如今不知在何處的海棠，似乎都能感覺到對方那柄宛如與天地融為一體的短劍，還在自己的脖頸四周寒意逼人。

他打了一個寒噤，司理理以為是他冷了，趕緊給他披上衣衫。

隻有範閑清楚，自己是有些害怕了，害怕那個叫海棠的女子手上那柄劍。今天那七位虎衛和黑騎沒有及時趕到，自己真的有可能就死在對方的手下。九品上的絕世強者。果然不是如今的自己可以抵抗的。燕小乙一箭就可以將自己射下城頭，雖然如今的自己比當時又有進益，但依然與海棠相去甚遠。

這事情本身就有些奇怪，範閑在這一夜一晨間的兩場戰鬥裏，所表現出的勇氣，遠遠超過了他本身能夠接受的範圍，他是一個寧肯用暗殺，也不願意用武力搏命的人。

許久之後，範閑在心裏歎息了一聲，無語問蒼天：“該死的五竹叔，沒跟著我，難道也不知道和我說一聲？把箱子給我，把箱子給我！”

...

遠處國境線上的湖邊蘆葦叢中，那汪微寒的淺水裏，忽然浮現出一個腦袋，湖水順著發絲往下流去，一代宗師的豪徒，被北齊人奉為天脈者的海棠姑娘，露出\*\*的上半身，臉上浮現出一絲怒意。

她已經逼了半個時辰的毒，沒有想到竟然還沒有完全逼清，身體內部就像是有一團火一般不停燃燒著，就連冰冷的湖水都沒有辦法稍微祛除掉心頭的一絲春意。

海棠緊咬著下唇，鼻尖微微\*\*一噁，終於明白了是怎麼回事，眼中恨意大作，低聲咒罵道：“無恥的範閑！”

範閑用的不是毒藥，而是\*\*，上好\*\*對於人類的身體而言，根本造不成什麼傷害，海棠用真氣逼毒，反而會讓藥物在自己的體內運行得更快，難怪在這初春寒湖之中，姑娘家猶自心思飛飛，渾身滾燙。

海棠輕聲歎了一口氣，想到那個叫範閑的人曾經說過的話，他是官員的身份，但畢竟也算是武道中人，身為九品高手，居然會用如此下三濫的手段。

但她依然有很多不解之處，明明毒煙出來的時候，自己已經屏住了氣息，難道是後來打鬥之時，一時不注意，又吸入了一些殘...藥？她忽然取起右手，皺眉細細查看，這才發現自己的拇指與食指間有了一道小小的灼痕，這道灼痕根本不痛，想來是先前毒針上的毒造成的。

海棠向來自視極高，從不將天下任何毒素放在眼中，所以當時才能用手去拈，但沒想到範閑下毒的手法竟是如此繁複，竟是先用針上毒灼開小口，再使藥霧沾到她的身體上，通過這道小口滲入其中！

先用毒針灼其體膚，再用\*\*亂其心誌，春乏其身，天將降大怒於範閑也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